

# 为什么说明代人游兴甚盛

## 明代出游都组队

《论语》中记孔子出游，“暮春者，春服既成，冠者五六人，童子六七人，浴乎沂，风乎舞雩，咏而归。”这个规模算组团了。

宋代沈括在《忘怀录》中建议：“游山客不可多，多则应接人事劳顿，有妨静赏。”但是最好带三个

仆人，“令为三人具诸应用，共物为两扇，二人荷之，操几杖持，盖杂使更三人足矣”。明人出游，如王世贞的《张公洞记》，袁宏道的《游盘山记》等述，一般不超过六人，应该算组队游。要想玩得舒坦尽得游兴，肯挑担子的不能少。

徐霞客自叙“吾以老布衣，孤筇双屐，穷河沙，上昆仑，历西域，题名绝国”，说是这么说，他才不是“孤筇双屐”。徐霞客一路多雇佣差夫，有时四人，最多时六人。徐霞客行李重，一个担子不够用，要用“二肩舆”。徐霞客在日记中，总写到了某地要“换夫”，最多一天写了四次“换夫”。此外，他还随身携带家传之宝《晴山帖》六册，一路与友人共赏。徐霞客对担子的需求其实和唐僧的差不多。

明人出游什么打扮？穿野服。据张丑《野服考》，一套野服包括苔笠缙撮、鹿裘带索、草履、草裳、短褐、斗笠、蓑衣、纶竿、芒鞋、竹杖、柴担、耒耜等。想来一个个就像“诸葛村夫”。

《儒林外史》第八回，嘉靖时娄家两公子去拜见蓬太守，“太守也换了葛巾野服拄

著天台藤杖出来陪坐。”文人精神在达与隐中切换，换身衣服拄根棍就能实现了，这才是“装”的正解。

## 提盒里面有乾坤

《广志绎》中说，明代北京人好游，清明踏青，“高梁桥盘盒一望如画图”。清代《燕京岁时记》也说：“明时积水潭，常有好事者联十余牀，携都篮酒具，铺氍毹其上，轰饮冰凌中以为乐。”

盘盒都篮一回事，是明人出游的必备神器。“都篮”最早见于唐代陆羽《茶经》，主要是装茶具的，“以悉设诸器而名之”。到了明代，发展为提盒，大幅度扩容。

高濂曾自制“提盒”，可谓高配。高濂的提盒分上下两层，“式如小厨”，“远宜提，甚轻便，足以供六宾之需”。下层作小仓，可以“装酒杯六、酒壶一、箸子六、劝杯二”，上层分六格，“以四格，每格装碟六枚，置果肴供酒觞。又二格，每格装四大碟，置鲑菜供饌箸”。此外，又自制“提炉”，类似提盒样式，可以煮茶、温酒及熬粥。用一副担子挑着提盒和提炉，就可以出发了。

钱塘人许次纾著《茶疏》，其中有“游山具”：“备诸器具，精茗名香，同行异室，茶罍一，注二，铈一，小瓯四，洗一，铜炉一，小面洗一，由副之。随以香奁小炉香囊七箸以为丰肩，薄瓮贮水三十斤，为半肩足矣。”不仅装茶具，还能装酒具、香具，容纳更多样化。

故宫博物院藏有乾隆御用旅行文具箱，为紫檀木质，可折叠，展开为桌，合闭为

箱。可以放置64件套小巧精细的文房四宝及文杂器具，还包括宫廷画家周鲲的设色山水画小手卷和山水小册页及《类苑俚语》上下二册。在明代折叠桌就出现了。高濂《遵生八笺》中说，出外旅行建议携带两张叠桌。“一张大桌作饭桌，‘作二面折脚活法，展则成桌，叠则成匣，以便携带。席地用此拾合，以供酬酢。’另一张小桌作供桌。‘以水磨楠木为之，置之坐外，列炉焚香，置瓶插花，以供清赏。’

说到折叠家具，不能不说胡床。胡床不是床。有靠背的叫交椅，没靠背的称交杌，还可以叫马扎。胡床有两大历史性贡献。一是改变了古人的坐姿习惯，从席地而坐，改为了垂足而坐，唐人称之为“逍遥座”。二是“敛之可挟，放之可坐”（《资治通鉴》），给古代家具带来折叠的设计思路。

## 一把交椅的革命性

《清明上河图》上的交椅，结构简洁，椅子坐下设有交足，并有横向靠背。《诚斋诗话》中讲过苏轼的一个笑话。苏轼过润州，太守高会宴请他。席间歌伎唱“惟有一杯春草，解留连佳客”一句，苏轼接了句“却留我吃草”。“诸妓东坡后，凭东坡胡床者大笑绝倒，胡床遂折，东坡堕地，宾客一笑而散”。或是这事闹的，如在《金瓶梅》中这种有靠背的胡床就叫作了“东坡椅”。

大名鼎鼎的“太师椅”同样是交椅。

《贵耳集》中说，“太师椅”是因秦桧坐过而得名。又一说认为来自文徵明的“文太史椅”。这把椅子后归文徵明曾孙文震孟所有。崇祯帝时文震孟入阁拜相，尊为太师，所用椅子称为太师椅。《金瓶梅》中已经有了太师椅的说法。文震孟的弟弟文震亨在《长物志》中说：“（交床）携以山游，或舟中用之，最便。”

最革命性的思路是，交椅被明人改造为飞行椅。《吴县志》载，明末清初时徐正明制成了人力驱动的车，其外形如太师椅，“下有机关，齿牙错合。人坐椅上，以两足击板上下机转，风旋疾驰而去”，“离地尺余，飞渡港汊不由桥”。这个发明应名列明代器物发明的第一把交椅，其真正践行了东坡先生“我欲乘风归去”的畅想。

清代李渔设计过凉杌。凉杌机面有如方匣，上覆方瓦，“先汲凉水贮机内，以瓦盖之，务使下面着水，其冷如冰，热复换水，水止数瓢，为力亦无多也”。

五柳七  
来源：《北京晚报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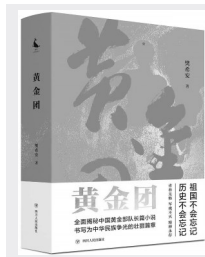
沈周(明)《卧游图》册。

## 黄金团

樊希安/著

连载之152

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



他有点陶醉，觉得这是大学毕业后，写得最痛快最顺手的一篇材料。他自我欣赏，也想象着上级机关领导读到这份材料时的神情，以及材料如何起到了以正视听的作用。

材料写完了，定稿了，那寄给哪里呢？当然是中央军委、基建工程兵黄金指挥部等上级机关。他复印了几份，准备寄不同部门，估摸着举报信寄到哪里，他

就投寄到哪里。就好比，有人在哪里放毒，他就在那里消毒，一定要有针对，让这些材料发挥战斗作用。但一想到邮寄，阎芳州头就大了。三山岛离北京不近，从岛上发信，经镇上县上省里，啥时才能到北京？而且他听分到北京一些大机关的同学说，由于申诉平反冤假错案和反映各种问题，一个机关信访室收到的信件就有几麻袋、十几麻袋。自己这封信

进了麻袋，还能重见天日吗？如何把材料送上去，这成了阎芳州日夜思索的大问题。就好比您辛辛苦苦做了一桌子菜，但这菜却没有端到桌上，在厨房就倒掉了，不仅浪费了材料，还耽误了工夫。而要把这菜端上去，让人吃上，让人叫好，让人吃了产生营养发挥作用，找到“渠道”很重要。阎芳州内心是清楚的。

他首先想到了阿珠。这个叫夏玉珠的女人在基建工程兵文工团当独唱演员，歌唱得好，人又仗义。王玉波和左梅冤枉的事，就是左梅写信交到夏玉珠手，由夏玉珠交给兵部首长，首长重视派人下来调查，两人才洗清冤案柳暗花明的。可是，阎

芳州和阿珠不认识，和阿珠的爱人刘柱锁也没有交往。那时他们虽然都在镜铁山，但他在团工作组，阿珠在镜铁山矿工会，刘柱锁在十一连，工作上没有交集，也没有私交，自己工作之余忙于采风和写作，天天在自个一亩三分地里忙活，和人家没有交情。但凡求人办事，都要看交情深厚，看和人家处没处到那个份上，不能分不清眉眼高低。处到那个份上，话就好说，事就好办；没处到那个份上，硬求人家，觑着脸，不仅办不成事，甚至还会自取其辱。这个道理，许多人都明白，阎芳州自然也明白。他想到一个人，这个人

定会办。但他不能找这个人，这个人就是杨玉琼。杨玉琼和阎芳州的关系，前面已经说过，虽然两人关系纯洁无瑕，并未谈婚论嫁，但两人互相欣赏，走得很近，也一起经受过挫折和磨难，按老百姓话说，那关系可不一般。男女关系一般不一般，人们多指男女关系，其实那是世俗化物质化的理解，真正的不一般是“心心相印”，是两个人在一起时，能掏心窝子说话，把心里话全倒出来。两人有男女关系，也不一定掏心窝子说话；有的人没有男女关系，在一起却能掏心窝子说话，把心中最隐秘的东西都倒给对方。

待续